

**Yatai
Fazhan
Yanjiu** **亚太发展研究**
(第7卷)



杨鲁慧
牛林杰
李道军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一带一路”国际会议论文专辑

亚太发展研究

第7卷

杨鲁慧 牛林杰 李道军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发展研究. 第7卷/杨鲁慧,牛林杰,李道军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607-5600-4

I. ①亚… II. ①杨… ②牛… ③李… III. ①亚太地区—文集 IV. ①D73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583 号

责任策划 赵 岩
责任编辑 秦大忠 赵 岩 王 潇
封面设计 牛 钧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9.125 印张 23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地缘政治与合作发展：“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

——山东大学亚太所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代序)

杨鲁慧

2015年10月17日由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地缘政治与合作发展：‘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永权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高山、法学院副院长李忠夏、山东大学文科报主编魏建及韩国国立昌原大学社科院院长安星洙分别作了开幕致辞。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亚太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明义出席研讨会。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鲁慧教授主持开幕式。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院长牛林杰教授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部主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张蕴岭，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韩国昌原大学社科研究所所长李周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李明江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一带一路”的创新意义》《“一带一路”vs 美国“亚太再平衡”》《中国的欧亚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东南亚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旨演讲报告。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战略性倡议。它不同于传统的大国扩张战略，而是与当事国共谋、共商、共建和共享利益的一种发展模式。“一

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其创新意义在于立足于新大国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即:中国承诺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改善发展环境与开放市场并重,以推动发展合作为核心;倡导海上航行自由、安全与合作,推动海洋新秩序建设;践行承诺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共建合作、和平、和睦的地区新秩序。

大会主旨报告会后分设两个分会场。在会议的学术研讨中,专家学者以文会友,切思励学。与会专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知识体系聚焦“地缘政治与‘一带一路’”这一深具时代特点的主题并展开了热烈讨论。重点从“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如何推动更深层次的区域间的开放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各位评议人就主题发言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剖析和评论,使研讨会成为思想交锋的前沿、观点碰撞的场所、学术交流的平台。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是旨在促进亚欧非大陆国家之间的流动性以及互利合作的平台,并提供一种便利的区域性合作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狭义上的地缘政治概念,倡导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新型的广义上的地缘政治理念。作为崛起的大国,其强大程度主要看其自信程度,而自信程度则是看这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目前中国崛起所处的国际环境和面临的挑战困境,要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在开放相助中寻求合作,在互利共赢中共创繁荣,在文化交流中延续文明。“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互联互通互融将为打造中国和沿线国家命运、责任、利益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已超出了经济、金融范畴,并日趋渗透到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领域、人文观念及社会发展等领域,由此产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前沿性课题。这就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文化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值得探讨研究的新命题。因此,本次亚太国际会议的宗旨是,为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以学术研讨、观点交流、共识寻求等为共同打造和平、繁荣、共赢的区域合作开放新格局提供理论和学术支持。

本次会议由中国教育部批准、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的重要活动，由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主办，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韩国学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外交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北京外交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山东大学以及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 6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近 40 篇，本卷选录了 20 多篇结集成册，内容涵盖东亚政治、法学、经济、文化及社会研究等广泛领域。本次会议也是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举办的第十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二十多年来亚太所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趋广泛深入，学术影响力日趋增强，会议性质由双边走向多边、会议规模不断扩大，学术交流模式日趋成熟，成为东亚国家政治、法学、经济、社会文化等专家学者展示成果、交流思想、凝聚智慧、探讨未来的重要学术研究平台。

（作者：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

目 录

“一带一路”:多视角的理解	张蕴岭(1)
“一带一路”vs 美国“亚太再平衡” ——中美正负能量对冲及中国的应对方略	石源华(9)
略论泰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	杨保筠(15)
中国周边水资源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郭延军(34)
中国的欧亚战略和多边外交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分析中心	[韩]李周炯(49)
「一带一路」と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	[日]植村高久(53)
“一带一路”与中国式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日]陈建平(69)
“一带一路”构想与日本	[日]永山博之(78)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新加坡]曾艾玲 李明江(91)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策略	张 竞(110)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陈玉珍(126)

中国外交新理念与“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	杨鲁慧 叶晓宁(145)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反响	刘昌明 孙云飞(160)
开放与改革的深化:“一带一路”与中国留学生教育	杨 光(177)
“一带一路”:韩国政商学界的视角	俞少宾 程小花(191)
“一带一路”战略下前科消灭制度对跨国工作权实现的考虑	李长勇 韩 剑(205)
“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和对策	刘善华 耿鹏鹏(217)
以“一带一路”推进地理标志国际保护	王笑冰(228)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实证分析	张 岩 梁中云(245)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新加坡:比较优势与风险挑战	范 磊 杨晓青(258)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视域下东南亚海域海运通道安全合作探究	麻陆东 杨 璐(271)

“一带一路”:多视角的理解

张蕴岭*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与合作发展。这里重点探讨的是地缘政治因素,但合作既包括政治,也包括经济。无疑,“一带一路”有着重要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或者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首先是基于中国本身的发展。我们看中国的地图:东边是太平洋,西边连接欧亚大陆、中亚、西亚,然后到欧洲,从海上连接非洲、欧洲。中国实施改革开放,首先利用的是海洋优势,在沿海地区建立开放经济区,实行引进一加工一出口的政策,以沿海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沿海发展了,但内地(包括内陆沿边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发展了,但是与外部的连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许多周边国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在地缘上有许多周边邻国,陆海相接。但是,我国与外部连接的基础设施状况很不好,走哪个地方都走不太通顺,道路很少。比如,通往俄罗斯的只有一条旧的铁路,往中亚也只是新建了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往西南,到现在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现在正在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往南,往东南亚,只有一条昆曼公路,往越南就是那

*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亚太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条老铁路。显然，改善对外联络，发展基础设施是中国发展之后必然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和我们的相邻国家构建交通网络，通过合作的方式推动共同发展。

西方崛起主要靠的是海洋，搞海洋霸权。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主要靠的是海洋通道。中国是一个陆海国家，以陆地为基。如果陆上不通，周邻国家发展不起来，会影响中国本身的发展。21世纪通过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铁的发展，可以让陆地优势回归，这样，中国就有了两个优势：海洋和陆地。有人计算，现在通过海路从上海到阿姆斯特丹大概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已经很方便了，但如果修通了高铁，大概只要两天的时间。新技术为陆地交通提供了新的机遇。目前，我们这个地缘优势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发展起来，这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应，应打通道路，共同发展。

中国政府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里提出，一边是增长的东亚，一边是发达的欧洲，“一带一路”把亚欧大陆连接起来。欧洲人说，你是从中国的角度，我欧洲人得到什么好处？千百年来，欧洲的梦想就是占领欧亚经济带，“一带一路”让中欧在欧亚经济带汇合，取得了共同的利益，这也许是英、法、德积极参加亚投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找到了欧洲和东亚合作的一个新的合作平台。美国为什么不积极？因为它感觉不到这样一个好处。

从中国本身发展的角度，那么再深一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好地利用了海上优势来开发沿海地区。地缘、资源都向东转移，我们沿海经济带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都往东部流动。我们通过沿海向外出口，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这样一发展，不免就向东部倾斜，中国这艘大船就失衡了，所以中国必须取得东西均衡才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1984年中国设立了14个沿海城市之后，又开放了14个沿边口岸。但受到地缘的限制，开放的边境口岸没有沿海的开发区发展得好。为什么？因为往外的道路不通。那么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打通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国政府曾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想动员东部的资源向西部流动，但这有瓶颈限制，就是外部连接差，西部生产的东西只能在国内徘徊，转一圈还得再回到沿海。从经济上来说这样就没有比较优势。那怎么办？就要对外打通，东部的资源转到中西部，然后再进一步再往外走，打通了，那个比较优势就出来了，西部就由边缘变成了中心。比如广西，不和东盟开放，它就是中国的边缘，有了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它就变成了中心。广西的南宁借势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很快就火起来了。所以，从中国的发展平衡角度，“一带一路”为中国的东西均衡、西部的发展带来这样一个新的机遇和环境条件，才能真正能够吸引东部的资源向中西部转移，进一步往西进发。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走出去，要建立地区和世界生产链、生产网络，“一带一路”就有助于企业构建这样的平台。“一带一路”将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改善当地的发展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修路、发展电力、通信等等，中国有经验，有优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建桥、建路、建电站、建通信设施网络方面积累了像中国这么丰富的经验，有这么多的工程师，同时，还可以提供资金支持。

企业走出去，产业链扩展到国外，不是把落后的、污染的生产转出去，我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创造性的转移”，把好的东西扩大，形成并扩大产业链条，这需要帮助当地发展起来。帮助当地发展，养鸡下蛋，改善当地发展的条件，建基础设施网，建产业园，这样，企业走出去就有新的平台，能够获得拓展的机会和竞争的优势。政府公布的愿景和行动文件里说“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中国对外开放”，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深化”？这就是和当地的发展对接，成为当地经济的一部分。过去，中国只是通过对外贸易从外部参与，通过出口进入了国外的市场，而对其真正的内部市场，即生产过程并没有参与进去。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大战略，是一个远景设计，但对大家来说是中国的一个倡议。中国倡导大家合作，大家一起来商量。所以，是共商、共建、共享，一起来做，一起发

展。“一带一路”不同于传统大国的扩张战略，传统大国的扩张战略是殖民、霸占，而“一带一路”则是要推动合作。

“一带一路”规划的线路是重点努力方向，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个部分就是支持和参与相关国家的规划，比如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当地发展项目，中国企业参与投标。所以说，“一带一路”的项目不是由中国规划的，而是东道国规划的，大家积极参与竞争，竞争是开放的，日本企业可以参与竞争，韩国企业、东盟企业、美国企业也可以竞争。第二个就是规划与建设跨国的路网建设。这个需要合作规划，一个国家做不了。比如从上海到阿姆斯特丹的高铁，它需要跨很多国家，需要统一的标准，需要统一的管理等，中国自己做不成，几个国家也做不成。像这样的超大项目，需要多种形式的融资，中国一家做不了。需要创造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比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有中国自己建的丝路基金。今后，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合作机制建起来。

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究竟为什么？有什么大的意图？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我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四个“观”：

第一个是“新大国观”。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大家都很关心：中国成为大国、强国，干什么？中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但很多人不信，原因也很简单，哪有大国会和平崛起，肯定要扩张嘛！“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践行承诺与宣誓的平台。“一带一路”的宗旨就是推动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不是搞传统的扩张、争霸或者殖民。这不就是新大国观吗？过去哪有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样做？没有！

第二个是“新发展观”。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开放，推动市场开放的主要机制一是多边机制（世贸组织），二是企业的跨国经营，三是各国的开放政策（包括自贸区）。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企业实行跨国经营战略，出现了一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到，开放是好的，但仅仅开放并不能解决发展

中的所有问题，必须改善综合发展环境。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有三个瓶颈：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再一个是人才。实际上，还有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建设基础设施，需要发展合作，建起多重合作机制才行。实际上“发展合作”的概念提得并不晚，有“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等，但是结果都不理想。为什么？南南合作是“穷哥们”一起，缺乏资金，南北合作是发达国家不愿意投入。那怎么办？中国提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新发展合作，实际上是“东西南北”一起参与，大家一起干，不限于“南南”，也不限于“南北”。“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推动新型的发展合作。WTO的多哈回合为什么失败，就在于它的名字——“发展回合”。“发展回合”的含义是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发达国家更愿意推动深度市场开放，所以美国就另起炉灶，拉着一帮人去搞“诸边协定”谈判（服务贸易），拉着一帮国家搞TPP。作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推动市场深度开放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肯定是不一样的，推动发展合作是担负国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创新之举。在这个开放大平台上，参与各方共谋发展、共同建设、共享红利。亚投行为什么建立？就是适应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有人说，已经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为何还要搞亚投行？因为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用在基础设施上的钱太少，不适应需求。亚投行的定位很明确，就是通过多种融资方式，专注于基础设施发展。

今天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应该说它们的发展是今后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合作的机制，那么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仅仅亚投行、新发展银行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多的新机构发展起来，这样才可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第三个是“新秩序观”。这个大家讨论得比较少，实际上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针对海洋新秩序建设的。海洋是公共的财富，西方起来之后提出了“海权论”，也就是国家要想成为世界

大国，必须称霸海洋，马汉的《海权论》成为支撑大国崛起的一个基本理论。大家也担心中国现在要建大舰队、强海军，肯定也谋求海洋霸权。中国宣示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就是不搞海洋霸权。“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不同于 20 世纪的海上秩序，新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核心就是海上航行自由、海上航行合作安全与海上合作发展，它是有别于谋求海洋霸权的大国战略，实际上是推动新的海洋秩序的建设。我认为在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的讲话中就提到建设新海洋秩序的问题。

第四个是“新合作观”。发展合作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难在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义务。过去有援助，后来发达国家的援助越来越少，不愿意拿钱了，援助资金占它们 GDP 的比例越来越低。“一带一路”实施共商、共建、共享，以改善发展环境为出发点，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电力、通信产业发展，建立产业园建设，推动合作融资等等，不同于发展援助，是新的发展合作，其核心就是开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有多大，有人说涵盖 60 多个国家，但就发展合作来说，它是面向世界的。虽然地缘上有努力的重点方向，但是在参与上是世界的开放平台，不限于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人说非“一带一路”的国家不能参加。日本的企业家问我，日本没参加亚投行，不是“一带一路”标图上的国家，日本企业能不能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参加！为什么？因为任何项目将来都是公开招标、竞标。那你如果有优势，也可以合作参与，也可以单独参与。当然，国家参与合作机制，企业可以获得参与优势，比如说创始成员国，会给它们很多融资等各方面的考虑，但是从原则上它不是封闭的。

“一带一路”是长期工程，我说过是个百年大计、百年工程，原因是发展这样大的地区，使其进入发达行列，特别是用高技术连接基础设施网，需要很长的时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有紧迫感，但建设要有长远打算。“一带一路”建设没有时间表，需要务实地推进，多做工作，积少成多，要摒弃政绩观，防止“热一阵子”。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创新、创造，就是给大家一个平台让你去创造。谁也没说怎么干，谁也没说必须哪些要干哪些不能干。我们看到创造已经开始了，“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开了“一带一路”的旅游部长会议、电信部长会议、交通部长会议等等，还开了“一带一路”的政党会议，把政治家请来了。我在云南的时候，看到云南省就召开了“10+1”供销合作社在“一带一路”下的合作会议，还办了培训班。可见，“一带一路”给大家一个平台，你去创造，有这个框架，政府支持，那我们就想各种办法，以开放、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去设计，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你可以去做，做的任何事情在这个方向上都属于“一带一路”。前不久，山东诸城市委请我去了，他说我们怎么办，也不沿海。我说很简单，你挂上青岛，青岛是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可以借船出海；再就是跳出诸城，跳出山东，跳出中国，跑到外边去寻找，寻找机会，寻找合作伙伴，自己注意研究，看哪有项目招标，去投标。我说：诸城你这有冷藏技术在世界居于前列，那你就开“一带一路”的冷藏会议，把你的冷藏技术推到世界，建立冷藏物流网不就行了吗？

“一带一路”是在创建新发展合作的规则。前不久在北京开会，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顾问说，中国的做法美国是没法接受的，一夜之间把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来建立的规则全给改了。他指的是亚投行会放松贷款规则，另搞一套。亚投行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制定严格的贷款规则，不过，由于性质不同，会有不同的规则。我回答说，美国担心破坏规则，最好加入进来。事实上，中国邀请了美国、日本来一起制定规则，但他们不加入，又在外边担心，那就只好如此了。亚投行自己也在创新，适应新的发展合作需要。比如，亚投行不设否决权，中国占最大的股份也不谋求否决权。其实，没有不变的规则。中国参与现行体制，遵守现行规则，但还是要推动改革，让老的机制适应新的变化。世界发展到今天，二战以后建的那些东西肯定不够用了，世界需要建很多新的东西，要制定出许多新的规则，来推动世界新的发展。

“一带一路”给大家一个放手干事的开放空间，也提供了一个研究空间和创造空间。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一是要立足中国本身，二是要着眼于世界的发展。一个国家提出任何事情首先是考虑国家本身的利益，这个没有错，也不必回避，但也不能光强调自己，光为自己，那样的话人家也不与你合作。“一带一路”是大合唱，不是独奏曲。

研究“一带一路”，不要光说好话，也要说“不中听”的话，对于风险要说透，对于困难要考虑，这样做不是为了让它干不成，而是让它干得更好。大家可能担心：这一代领导人不执政了，“一带一路”会不会就不存在了？我的看法是，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提法，但是，要做的事情，要实现的目标是相通的，实现中国与亚欧陆海地缘的现代化连接，通过推动新型发展合作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中国所必须要坚持做下去的。

（注：本文为作者在山东大学2015年10月17日举办的“地缘政治与合作发展：‘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会议上的发言，赵一衡整理。）

“一带一路”vs 美国“亚太再平衡”

——中美正负能量对冲及中国的应对方略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v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Clash between Sino-US powers and the Respose Strategy of China

石源华*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national grand strategy that comes up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to adapt itself and respond to 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For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cholars wer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the national grand strategy designed to achieve “China Dream”,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grading, China’s new geopolitical strategy, China reshaping the world economic map, du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nd rights and sea power, Chinese territorial maritime rights,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strate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pon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racks its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bes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 石源华,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